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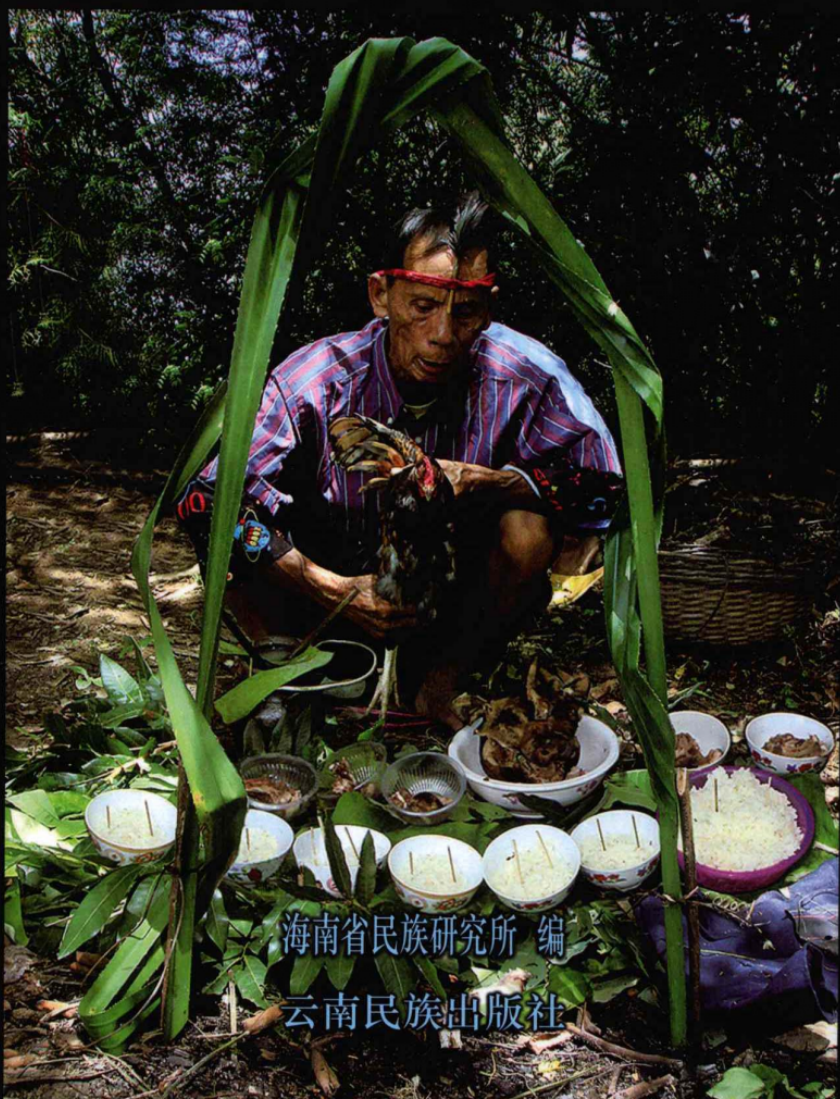


海南民族研究(四)

祭祀与避邪

——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

高泽强 潘先铎 著



海南省民族研究所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ISBN 978-7-5367-3985-7



9 787536 739857 >

定价：66.00 元



海南民族研究(四)

祭祀与避邪

——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

高泽强 潘先铎 著

海南省民族研究所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高泽强，潘先鐸
著.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 12

(海南民族研究. 4)

ISBN 978 - 7 - 5367 - 3985 - 7

I. 祭… II. ①高…②潘… III. ①黎族—祭祀—文
化—研究②黎族—信仰—民间文化—研究 IV. K892. 3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5268 号

责任编辑	张海英
特邀校对	张秀芬
装帧设计	刘鸿刚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五楼 邮编: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 ~ 2000
定 价	66.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5367 - 3985 - 7/G · 880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 2005 年规划课题 (HNSK05-42)”

《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

编 委 会

顾 问：刘明哲 林玉强

主 任：陈志荣

副主任：邓运雄 蒋妹芳

委 员：林开耀 刘琪英 高泽强 杨忠泽
董小俊

主 编：陈志荣

副主编：林开耀 高泽强 (执行)

编 辑：高泽强 杨忠泽 高和曦 黄友贤
谭爱萍 黄仁昌 黄文英



序

陈志荣

海南省民族研究所，是我省专门从事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研究的机构。这几年来，该所的民族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成果不断涌现。2004 年以来编纂的“海南民族研究”丛书，先后出版了《五指山的耕耘》、《越过山顶的铜锣声》、《拂拭历史尘埃——黎族古籍研究》等系列书籍，在省内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现在由该所的副所长高泽强同志撰写的《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一书又将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

我是 2007 年 4 月才到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任职的，在此之前我和高泽强同志素未相识。自到任后，由于工作关系我认识了他，并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一次，高泽强同志将他所著的《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油印稿送给我，邀请我担任该书编委会的主编，为该书作序。作为一名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的主管者，这是件责无旁贷的事，于是我欣然接受这个



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得到传承与发展。

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说到底是协助省政府分管民族宗教事务的一个厅。海南省总人口八百多万，少数民族人口有一百四十多万，信教群众就近十万，这种比例在全国不少的省、市、自治区中也是比较高的。因此，重视对海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现状的研究，对海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促进海南各族人民的团结、构建海南和谐社会都大有益处。

2007年9月于海口

(作者系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



《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成果介绍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是否将永远与人类社会共存，这是目前人们仍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是对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民间信仰文化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这是可以肯定的。世界各民族，由于社会历史背景和发展状况的不同，每个民族对民间信仰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也会不同。《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就是一本既展现黎族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信仰文化现象的书，又是一本对黎族民间信仰文化进行探索和反映黎族人对信仰文化的认知和感悟的书。

本书分三大部分：前言、正文、附录。

前言部分主要是对黎族社会历史进行简单的回顾，并就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已经销声匿迹，但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又重新流行开来的反弹现象，提出了必须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来进行探讨、进行研究的观点。

正文部分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占了90%以上的篇幅，共分为十二章。



一、黎族民间信仰文化的传播者。本章从黎族社会现象中探讨黎族祭祀人员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以及最后如何发展成为鬼神的代理人的过程。在第三小节中，又专门对在黎族社会祭祀活动中经常出现的六种祭祀人员进行一一介绍，以让人们了解黎族祭祀人员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二、黎族民间信仰文化的鬼魂世界。本章从人类初民对大自然种种现象的困惑和黎族人对超自然现象的崇拜，结合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入手，探讨黎族社会中的鬼是如何产生的，并对黎族社会的鬼魂世界的相关概念进行介绍。

三、黎族民间信仰文化的避邪物。本章是以介绍黎族社会中存在的各种护身符为主，兼对这些护身符的一些社会功能进行简单的探讨。共分：动植物符、清水泥土拱门符、金玉符、纸舟符、人像画符、香符、字符等小节。

四、黎族民间信仰文化祭祀活动。本章共分为四个小节：吉兆与凶兆、祭祀与祈求、个体赶鬼与集体赶鬼、占卜。从这四个小节中，基本可以了解黎族人对鬼神的态度。

五、黎族民间信仰文化的巫术抗争。巫术的抗争就是施术的一种行为，黎族人面对各种病痛、不幸和灾难，往往有自己的处理方式，这种处理方式便是巫术行为。本章共介绍了六种：仪式巫术、比拟巫术、媒介巫术、驱赶巫术、诅咒巫术、致幻巫术。

六、黎族的丧葬文化。本章共有四小节，第一小节介绍黎族地区历史上的葬；第二小节着重反映黎族人对死者的处理，并对黎族葬礼的整个过程进行详尽的描述；第三小节探讨在外来文化影响下，黎族丧葬文化发生的一些变化；第四小节通过对黎族的一个小村庄的观察，从丧葬文化和其他文化的继承中，反映该村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七、黎族民间信仰文化的表演与娱乐。黎族社会的祭祀活动



每次都离不开表演，虽然不能全说黎族的音乐舞蹈都源于民间信仰文化，但黎族的祭祀活动始终都有音乐舞蹈伴随。本章分为舞蹈、音乐、游艺三小节来阐述，而且重点在舞蹈，舞蹈分为巫舞和傩舞两部分来探讨和介绍。

八、黎族民间信仰文化的社会功能。信仰文化本身就是社会功能的一种，但由于黎族的信仰文化是一种具有巫道结合性质的信仰文化，所以黎族民间信仰文化的社会功能除了具备一般宗教功能外又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比如讲述黎族历史、传播黎族文化等。本章把黎族民间信仰文化的社会功能归类为四大功能：宗教功能、历史功能与教育功能、娱乐功能、禁忌功能。

九、黎族民间信仰文化的原始信仰。本书是一本描述和研究黎族民间信仰文化的书，但在章节的安排上没有一开始就从原始宗教谈起，直到这一章才从头向人们阐述黎族的原始宗教。本章把众多形形色色的黎族原始宗教进行归纳，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的残余、祖先崇拜三大内容来进行论述，以此向人们展现黎族原始宗教的原来面貌。

十、制度化宗教的传入与影响。世界上的四大制度化宗教，都先后在黎族地区传播，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章分四个小节来阐述：道教对黎族社会的影响、佛教对黎族社会的影响、基督教对黎族社会的影响、伊斯兰教对黎族社会的影响。

十一、黎族民间信仰文化的传承与交流。经过千百年的社会发展，黎族民间信仰文化除了本身的传承继承外，对外部宗教的传入也以开放的态度来对待，由此出现了信仰文化的交流交融现象，尤其道教文化在黎族地区的影响更是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使黎族原始宗教文化的特点慢慢具有了道教的性质。本章分继承性、传播性、交融性三个特点来进行论述。

十二、黎族民间信仰文化的演变与反思。黎族民间信仰文化



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的长河中，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受到黎族社会各个方面发展变化本身的影响，此外外部的制度化宗教在黎族地区的不断渗透，也造成黎族民间信仰文化的发展演变。因此，黎族民间信仰文化总是在不断吸收、不断充实、不断发展中，它反映了黎族民间信仰文化的一种演变过程。研究黎族民间信仰文化，主要的目的还是为当今黎族社会服务，所以本章首先分析造成黎族民间信仰文化演变的社会历史诸因素，而后又对黎族民间信仰文化有逐渐向制度化宗教过渡的趋势作一些探索，最后对黎族民间信仰文化进行简短的反思，从中提出一些观点和看法，并建议今后在建设海南和谐社会中，对宗教应该慎重，以避免伤害到少数民族的感情。

附录部分主要收录两篇文章，以弥补本书存在的一些不足，增加本书的可读性。一篇为笔者所写的《母亲葬礼纪实》，这个纪实较详尽地纪录了母亲去世时整个葬礼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黎族丧葬文化特别是哈方言黎族博（哈应）土语丧葬文化的特点；另一篇为《哈应人丧葬习俗调查》，这篇文章由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四位业务人员撰写，他们对黎族哈方言博（哈应）土语的丧葬习俗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一书共二十余万字，图文并茂，是国内外第一本专门论述和研究黎族民间信仰文化的书。

在撰写《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的过程中，笔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历史和现状入手，注重田野调查，在掌握了大量的田野材料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文化学、考古学、医学等多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才下笔撰写。笔者追根溯源，探究原因，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向人们展示了黎族民间信仰文化



的历史文化内涵，探索了在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影响下黎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并企望从黎族民间信仰文化中揭示出黎族社会意识、思想意识形成的社会基础，以使人们对黎族民间信仰文化有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认识。

本课题项目编号：HNSK05-42

课 题 名 称：《黎族宗教文化初探》

成 果 名 称：《祭祀与避邪——黎族宗教文化初探》^①

项 目 负 责 人：高泽强

2006年6月20日

^① 本课题成果出版时，又改书名为《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



前 言

海南岛处于祖国的南疆，位于北纬 $18.1^{\circ} \sim 21.1^{\circ}$ 、东经 $108.37^{\circ} \sim 111.3^{\circ}$ 之间，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对，西濒北部湾与越南相望，东部及南部面向浩瀚的南海并远眺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处于中国华南与东南亚的中心。海南岛属季风热带气候区域，长夏无冬，河流稠密，森林茂盛，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浩瀚的南海碧波上。这里风光秀丽，四季如春，自然资源、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是我国的一块热带宝岛。自古以来，能歌善舞、勤劳智慧的黎族人民，就繁衍生息在这块富饶而美丽的土地上，他们和岛上的汉、苗、回等族人民一起，共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海南岛地方文化。

据 2000 年 11 月 1 日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黎族人口已达 124.78 万人，他们主要分布在海南岛的南半部，具体分布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



三亚市、五指山市、东方市等，总面积达到17 900平方千米，占全岛总面积的一半稍多；另外有部分散居在万宁市、儋州市、屯昌县、澄迈县、定安县、琼海市、海口市等，还有几万人散居在祖国各地。

“黎”不是黎族自称，而是汉族对黎族的称呼。在唐代以前，对海南岛少数民族的称呼有“骆越”、“里”、“蛮”、“俚”、“僚”等，到唐代“黎”这一族称开始出现，宋时才最后确定下来专指黎族。黎族自古以来就认为自己是海南岛的主人，而把其他民族当做客入、外人。所以，黎族群众在对外交往时总自称为“赛 [tai⁵³]”，含有“土著”、“主人”、“自己人”之意；而把黎族以外的民族称为“美 [mo:i⁵³]”或“迈 [ma:i⁵³]”，意为“客人”、“外人”、“非本族人”等。

黎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黎语分为五大方言——哈（佬）[ha¹¹] 方言、杞 [gai¹¹] 方言、润（本地）[zuu:n⁵³] 方言、美孚 [mo:i⁵³fau⁵³] 方言、台（加茂）[tai¹¹] 方言，除台（加茂）方言外，其他四个方言基本可以通话。另外，分布较广的哈、杞、润等方言都有数量不等的土语。1957年，国家曾帮助黎族创制一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黎文，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推广应用。

关于黎族的族源，目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黎族与我国南方操壮侗语族诸语言的壮、侗、水、傣、布依等民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是从古代“百越”民族发展而来的，尤其与“骆越”的关系更加密切。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黎族来源于南洋，是在远古时代从东南亚迁入海南岛的。尽管对于黎族族源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无论如何，海南岛地处我国大陆华南—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它在远古的时候就已受到我国南方远古文化和东南亚远



古文化的影响，这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黎族是海南岛的最早居民。人类在海南岛上的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三亚市落笔洞的“三亚人”，接下来是六千年前后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和三千至五千年之间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的主人。他们虽然很难说全都是黎族先民的直接祖先，但可以肯定和黎族先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据我国专家学者考证，以“百越”文化为主体的黎族先民，是在三千年前的殷商之际从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北部地区泛舟渡海先后到达海南岛的，黎族先民的入岛，成为最早大规模开发海南岛的人类群体。

古代的海南岛社会发展，由于受到历史、地理等诸方面因素的制约，相对祖国大陆来讲较为滞后，因而在某些方面体现出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和区域性。尤其黎族世居的五指山地区，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五指山的中心地区（大约相当于今天五指山市所辖范围）还保留着氏族公社形态的“合亩”制。这里的黎族以若干个家庭组成的“合亩”为单位，共同进行农业生产与分配，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为缓慢；而占黎族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区，虽然已进入了封建社会，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非常滞后，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原始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缺乏科学文化知识，生产力低下，社会闭塞。因此，与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各种文化现象，也普遍存在于黎族社会当中。

作为意识形态的民间信仰文化，是黎族众多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文化。其中存在着极多的怪诞和虚幻的迷信观念，与理性思维相差甚远，但它却闪烁着人类思想的火花，体现出人类精神的境界，代表人类对自然和自我的超越，它从古代的黎族社会传承演变至今，对于我们研究黎族传统文化，尤为弥足珍



贵。千百年来，由于黎族民间信仰文化是在黎族社会这一特定的土壤、阳光、水分中生长，因此它在黎族社会中根深蒂固，对黎族人民的思想意识、行为规范等产生重大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黎族人民经历了清匪反霸、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各种政治运动的洗礼，因此黎族人世代相传的民间信仰文化也受到强烈的冲击，黎族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影响下，广大黎族人民学科学、用科学，他们艰苦创业，发展经济，大搞农业开发，逐步地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打工、经商、旅游、求学不断涌现，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大为提高。

然而，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日渐富裕以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销声匿迹的某些民间信仰文化现象又反弹回来，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民间信仰文化，从其作为行为模式来看，是处于民族文化意识结构的表层，是有形的，是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但作为思想意识来看，则是处于民族文化意识结构的深层，是历史的积淀，是无形的，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民间信仰文化并不会因为处于表层的行为模式在一定的时间内被革除就失去作用，相反一旦社会环境宽松、气候适合，处于深层的思想意识就会慢慢浮现出来。民间信仰文化在黎族社会中的这种反复，说明了希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可以从人们的思想中彻底革除宗教意识是多么的不易。

为此，笔者从民俗文化学的角度上对黎族民间信仰文化进行整理、分析和研究，进而深挖其对黎族思想意识形成的内在联系，了解其对黎族社会的影响。如果说许多民间信仰文化现象和行为是荒谬可笑的，那么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只能透过这些“荒谬可笑”的现象去认识它、了解它。



历史的车轮已在 21 世纪的轨道上奔驰，而黎族社会特别是在广大的黎族乡村，仍然存在着各种民间信仰文化观念和现象，这确实为我们研究黎族民间信仰文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